

黃塵万丈ノ都ノ中ニ入リテハ殊ニ故郷ノ戀シクナリ申候休暇中ノ樂ハ今以テ忘レ難ク來年モ歸郷ノ上ハ此樂ヲ繼ガンモノト存シ候。

噫當時余ハ思ハザリキ君ガ所謂來年トハ終ニ來世ヲ意味セシト君ガ所謂快樂トハ悲哀ト遂ニ變ジ了リシコトヲ。

去年余ノ郷里ニ歸ルヤ途先君ガ故家ヲ訪フ家嚴事ニ依リ家ニ在ラズ慈母獨リ在リ余ノ益々長シ顏貌益々健ナルヲ見テ君ガ車ノ終ニ其家ニ入ル能ハザルヲ覺フルヤ飲泣數時遂ニ一言ヲモ發シ玉フト能ハザリキ余モ亦勿卒辭シ去リ直チニ君ノ墓ニ謁ス土色未ダ乾カズ墓本尙幼ナリ只君ガ姓名ヲ記セル標木ノ茫然トシテ獨リ立ツヲ見テ君ノ靜カニ此土ニ眠レルヤヲ感ゼシトキ余ハ遂ニ涕淚ノ下ルヲ禁シ能ハザリキ途マダ四方ヲ顧レバ晚雲岫ニ歸ルノ山ハ君ト常ニ登高ノ樂ヲ共ニセシ所茂林風ニ動クノ岡ハ君ト嘗テ狡兔ヲ追シ所青草烟ヲ蒸スノ野ハ君ト常ニ杖ヲ曳キシ所微風徐ロニ涼ヲ送リ來ルノ川ハ君ト嘗テ舟ヲ浮ベシ所之ヲ見之ヲ思ヘバ至ル所感慨ノ多キニ堪ヘザリキ。

文苑

立花道雪公碑銘

梧園 笠間 益三

自古忠節之士、其人雖既亡、而其氣竟不死、常磅礴流動于天地之間、而與生者相感于

杳冥茫漠之中，以興起百世，是自然之理，有不可誣者焉。獨惜史家謬傳，失其實，其偉跡晦塞，世不及知焉耳。如此者，雖有其忠俯仰天地而不愧者，歷年之久，未必不沈沒也。悲矣哉！我舊柳川藩祖道雪公之瑩，在北筑立花山者，規模不甚宏壯，公逝後，殆三百年于茲矣。過者或不能識其爲公兆域也。況公之偉跡，未有大書而載之於正史者。鄙儒偶記公之事，輒曰：畔豐就肥，嗚呼！公之忠勳懋績，幾何其不歸於堙滅也。舊藩世臣，十時一郎、杉森憲正等，有慨于此，相議將建碑于墓道也。乃稟之今從四位立花公，公可之。乃命舊臣笠間益三曰：立花山藩祖之墓，未有碑銘，卿其撰之。益三謹按：公姓源氏，戶次諱鑑，連稱丹後守，薙髮號麟伯，後改道雪。大友能直十世之裔也。考曰：親家，妣由布氏，世屬九州探題大友氏，居豐後，鎧嶽城，公生而岐嶷，眼光射人，自幼毅然有良將之風矣。大永中，豐前諸族據馬嶽，畔探題大友義鑑，義鑑命親家君討之，親家君適疾，公慨然曰：兒請代往。親家君壯之，乃戒而遣之。公率兵二千，疾馳，直傳馬嶽壁，城中無虞，因急攻之外郭，輒陷，敵降。公時年十四，是歲親家君卒，公嗣。自此後十餘年，大友氏漸衰，背其節度者，相踵而起。當此時，島津義久，蟠踞薩隅，將振威于豐肥，龍造寺隆信，據西肥，若蹂躪二筑，而日窺豐，而筑前有秋月種實，高橋鑑種，豐前有原田親種等，各自圖進取，而毛利元就，已跨有山陰山陽，甘言誘肥筑諸豪，秋月高橋等，首應之。龍造寺氏約爲之援，以共俱圖大友氏。先是義鑑卒，子義鎮嗣，常倚公以爲重，故有大事，則必遣公，公率諸將而拒戰，所向皆克。攻鑑種

中根香亭曰
中間着一議
論以下再改
文以叙之大
端以叙之大
得碑文體

又曰前節數
句結是唯二
句結妙々々

于寶滿山遂降之、與種實戰于古處山下、敗之、盛隆信于佐賀城、使之不得出戰、而與元
就將小早川隆景戰于柳浦于多々良濱、皆克之、以大挫其銳、自古方衰、晚之世禍亂四
起、有一忠烈臣挺身而當其衝、得賴以維持、其國勢者、往々有之、以大友氏之衰弱、而猶
得與勅敵抗衝者、以獨有公在焉、而已、元龜元年、義鎮怠政、公屢諫之、義鎮頗忌之、欲因
事遠之、先是、立花鑑載潛通款于藝、事敗自殺、立花城無主、至是、義鎮乃命公曰、立花氏
者、我宗嫡流也、社稷不可無守也、卿同姓耆老、宜繼之、且卿鎮於此、以遮蔽毛利氏之鋒
則吾無復北顧之患、於是、公出繼立花氏、始爲立花城主、自此、義鎮益驕恣、天正六年、納
倭臣言、遂出師伐薩、公聞而歎曰、宗國之亡端、其在此歟、既而豐師大敗于耳川、其宿將
精銳略盡焉、自此、探題兵威愈不振、而島津龍造寺秋月等、勢益張、肥筑諸侯、畔大友氏
而就肥、而奔薩者、日夜相踵、獨公與高橋公紹運、戮力協心、以爲宗國屏翰、唇齒犄角、出
入于萬敵之間、大小數百戰、崎嶇嶮艱、鞠躬盡瘁矣、嗚呼、大友氏之不遽亡、其誰之力哉、
天正十三年、公出師徇筑後、獲疾、九月十一日、卒于北野營、享年七十三、越四日、歸葬于
立花城西梅岳、公一女無男、先是、請高橋公紹運長子爲嗣、以女配之、實左近將監諱宗
茂也、公爲人忠直端正、用兵如神、而特長於養士之道、義鎮立數年、常居闔閭、驕淫無度
諸大夫無得入見、公憂之、數請間而不得、公乃自多畜妓、日夜歌舞酣宴、探題聞之、以爲
投吾好也、乃徵歌舞於公、公因謁入、奏曲三闋、大友喜甚、公乃從容大諫、辭氣凜然、事理

又曰軍國事
非歌妓胡孫
之比故特着
一語敏甚

又曰將諸逸
話一束置篇
末不覺煩碎
作碑傳者不
可不知此法

又曰不說破
處却有方

痛切探題頗悟，明日乃出視朝，中外大慶。天友嘗養胡孫，常居側，胡孫性悍，朝見者多爲其所爬，狼狽失容。大友每見以爲笑，公愛之。一日搢鐵扇入見，胡孫果來爬公扇，搥之輒斃。左右皆失色，公自若，進曰：「臣聞玩人喪德，今愛獸害人，以爲善，何戾也？」大友有慙色。公旣出，繼立花氏，豐府日多批政，公憂之，贈書於豐，批政疏軍國要務數條以規之，其言誠惻惻，而豐君臣不深省之。公之疾于軍也，將屬續，忽張目大息，謂左右曰：「吾不能爲宗國滅敵，死不瞑矣。吾死則斂以甲冑，以埋于此，吾將以冥々挫敵也。其至死，殷々不忘國如此。」公與賓客宴，必召有功之士，謂賓曰：「此僕爪牙，數立戰功，請賜之益。」又召無功之士曰：「此夫雖非無勇，數奇未成名耳。他日必有可觀者，請賜之益。」賓客前有侍臣或愆進止，而慚懼者，公從容謝賓曰：「使令之臣野朴不嫻禮，乃如此，請幸恕。」而後手擬揮槍之狀曰：「特至於此，則每場驚人，其獎勵部下，率此類也。士皆感奮，他日有事，則競先效死，唯恐後。公之兵鋒無前，以此也。公嘗有言：士始無怯懦，而其怯懦則由主將不能率勵耳。倘有以怯懦被擯者，試歸於我，吾能使之有勇且知耻。初畏縮後衆者，經公之薰陶淬礪，往往爲翹楚之撰云。」武田信玄嘗語人曰：「鎮西有戶次道雪者，聞其善戰，唯憾東西遼遠，不得鞭弭相接，而與較技柄耳。公之兵略爲良將所推如此，然公據區々孤城，所以能倔強于群寇之中者，豈獨善戰之所致也哉？」嗚呼！公之偉跡磅礴天地者，非區々益三之所得而悉也。而豈謂能表章之哉？今且謹舉其梗概如此。雖然，益三嘗聞公晚年，偶有禪衲來謁。

又曰以此一
節爲結足破
篇首鄙儒云
々々說好手段

公謂之曰宗國衰亂而吾亦老矣吾欲不以興亡易心守節終身請爲撰所以協吾志之名辭對曰公不見道上之雪乎積於道而消於道公苟欲全節蓋取於此公大悅因號道雪云是亦奇以觀公之學生之志也銘曰

龜、正、之、際、七、道、分、裂、迷、矣、西、土、爲、虎、狼、窟、

哮、闕、爲、群、負、隅、搖、毒、妖、骸、衝、天、血、漂、坤、軸、

噫、當、是、間、非、出、忠、節、天、柱、地、維、何、以、扶、植、

豐、水、滄、渤、豐、山、鬱、葱、精、靈、相、盪、篤、生、我、公、

純、忠、鍛、髓、豹、韜、鑄、腔、風、推、雨、打、塞、々、匪、躬、

四、僵、群、寇、攄、我、威、風、腴、肉、消、褪、髣、毛、爲、白、

將、星、乍、隕、豐、山、無、色、宗、家、忽、諸、嫡、統、永、續、

天、嘉、忠、義、丕、其、福、祿、立、花、之、山、瑩、域、之、側、

貞、石、刻、辭、垂、範、無、極、

熊城近傍可遊處記

圖 南 生

熊本元九州之強藩而人皆有豪邁之氣習也矣地勢曠濶田畝遠連阿蘇山聳於東金峯山亘於西甲佐雁廻之諸山遙塞於南方而白川混々橫流此間登臨遊觀之地亦爲不詳奈遊學遊此地四年於茲有暇常飄然曳杖而遊遊則山巔水涯莫所不極城東里

又曰韻語雄
傑與公象相
敵